

鸟儿为谁而鸣

文 / 王先佑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散文优秀奖

1

马东回头望了望大厅。阳光照在玻璃门上，里面人影绰绰，弥漫着欢乐的气氛。同事们在掷飞镖、甩扑克，楼上楼下的房间里，还有人在玩桌球、打电游、唱歌、夹娃娃。此刻，并没有人注意他。

等老板上完厕所，牌局就该开始了，一定得抓住今天这个机会。马东对自己说。哪儿响起一阵鸟鸣，声音清亮、激越，叫得马东的太阳穴一跳，又一跳。他转过身，酝酿着情绪，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场景。

操。

马东终于吐出了这个字，但他并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。他眨眨眼睛，又摇摇头，不确定这究竟是幻觉，还是现实。楼下的水池里，两只麻鸭正在悠闲地凫水，一只鸭子把头埋进水里，又很快露出来，夸张地筛着脖子。另一只鸭子用自己的扁喙，啄弄着同伴的羽毛。这种地方，怎么会有鸭子，还有水草？他一时有些恍惚，觉得自己还不如这两只鸭子，洒脱、自在。

他把手机当作镜子，又尝试了一次。竖起耳朵，他终于听到了那个字，但是并不清晰，像是一声微弱的叹息。除了音量，他还觉得自己的语调和表情都很严肃，显得僵硬——这不是他想要的效果。水池里的鸭子嘎嘎地叫起来，像是在嘲笑什么，这让马东很是沮丧。练习过好几次了，怎么还是没有进步？在老板他们眼里，自己的样子会不会很可笑？马东反省起来。他认为自己还需要一些道具，它们有助于放松心情。

他从裤兜里掏出烟盒，撕开包装，弹出一支烟，点着，深吸一口，合

上嘴，丝丝缕缕的烟雾从他的嘴角逃逸。这些烟，是怎么飘出来的？他有几分懊恼，继续闭着嘴，努力把烟气往下吞，等它们在脏腑间游荡一圈，再从鼻孔里呼出来——老板就是这样抽烟的。老板把香烟夹在两指之间，一边摸牌，一边从鼻腔里喷出大团大团的烟雾。操，又是老枪。老枪你不要？给你碰，老枪碰老枪，两眼泪汪汪。老板说。老板的声调透着霸气，还有几分痞气。牌桌上照例响起几声哄笑。马东也跟着笑，笑完，苦着脸说，我的枪太软了，碰不起。大家又笑了起来，老板的笑声尤其响亮。老板说，点炮不能怪命苦，肾虚不能怨政府。在轻松欢乐的气氛中，牌局继续进行。他们打麻将不按常规叫牌，总要让它们和人体器官发生点儿关系，比如，把九条叫老枪，把一筒叫屁眼。马东第一次参加他们的牌局时，听大家都这么叫牌，不免紧张兮兮的，桌上打出的每张牌，他都要瞪大眼睛看个清楚，生怕错过了吃牌。马东有个绰号：老枪。没错，就是和九条同名的那个老枪。他不记得是哪一次打麻将，老板说，马东，编辑部数你最老，不如你就叫老枪吧。小丁和小曹在一边附和说，老枪这个外号好，和马东挺配。于是，他就成了老枪。马东很不喜欢这个绰号，觉得它很无厘头，而且有一种不可描述的荒诞感。他也不喜欢打麻将，尤其不喜欢动脑筋，在牌桌上坐久了，头就有些发蒙。这时要是谁喊“老枪”，他便不知道是有人打出了九条，还是在喊他。

还没等到从鼻孔里喷出烟来，他就把自己憋出了几声巨大的咳嗽，烟气都从嘴巴里漏掉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一直学不会抽烟。刚调到编辑部那会儿，他很不习惯烟味。老板抽烟时没关门，烟雾涌入外面的大办公室，萦绕不去。有一段时间，只要老板一抽烟，他就捂上鼻子和嘴巴。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对烟味不那么敏感的。后来，老板喊他打麻将。牌桌上，另外三个人都是烟鬼，马东像是置身雾室。他从新闻上看到，二手烟比一手烟对人体的伤害更大，开始有了学抽烟的想法。再后来打麻将，他便壮着胆子，从老板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拿火机点上。哟，老枪长进了，会抽烟？老板说，话语里有着鼓励的意味——马东加入抽烟阵营，似乎让老板很有成就感。刚吸了一口，马东就被呛得不行，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着，把它吸完了。他一边抽，一边在心里快乐地叫喊：来吧来吧，互相伤害。他以为自己多抽几次，就会渐入佳境。但事情并不是这样，虽然被呛得少了，

但他抽过烟后嘴里老是又苦又麻，这比被烟呛更让他难受。马东慢慢放弃了学抽烟的想法，觉得自己五行缺烟，这辈子，恐怕只有吸二手烟的命。

这盒烟，是马东专门买的，花了三十块钱。不过，这并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他没能在潇洒地从鼻腔里喷出一股浓烟后，用满不在乎的口气，说出那个“操”字。他把这看成是一次表演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今天以后，他不会再和他们打麻将，应该也不会再和他们有别的交集。他想把这当成临走之前送给他们的礼物，然后，开始他的新生。老板去厕所有一会儿了，留给他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。马东又抽出一支烟，点上。那些烟气还是让他很难受，但他拼命忍着，直到把自己憋出眼泪。

2

麻将房在二楼。刚坐下，老板就说，你们谁，去给我拿罐可乐来。老板扯了几张纸巾，擦着手上的水。冷饮柜在一楼，和二楼的麻将房也就隔了一百多步。马东的屁股动了一下，又稳住了。他拿起放在面前的手机，点开微信，胡乱打着字。虽然没有抬头，但他眼角的余光瞟到了小丁和小曹，他们都在看着他。马东仍然端坐着。房间里没有人说话，空气有些压抑。马东的脸绷得发热，他能感觉到额头上的汗液正在争先恐后地从毛孔往外渗。

“我去拿。”马东站了起来。这个动作有些突兀，他的身子撞上了麻将桌，桌子微微晃动了一下。房间里的空气又开始流动，这让马东如释重负。他下了楼，从冷饮柜里拿出两罐可口可乐，刚迈了一步，又停下来。小丁和小曹喜欢喝奶茶，要不要给他们也带点什么上去？马东不太愿意这么干。小丁和小曹差不多都比他小一轮，论年龄，马东算是叔叔辈的人了，伺候人这种事情，应该让他们来干。何况，这次团建，自己才是主角。但是，如果就这样上楼，老板会不会黑着脸，骂他不会做事，情商低？这是很有可能的，以前有好几次，因为一些小事，他被老板骂“没有眼力见”，弄得他在同事面前狼狈不堪。老板不会因为这是马东在编辑部的最后一场麻将而改变什么，这一点，从走进这栋别墅开始，马东就看出来了。他只是想完成一个心愿，并不想把气氛搞僵——把气氛搞僵了，受伤的还是自己。马东再次拉开柜门，目光在正对着他的阿萨姆奶茶瓶子上停留片刻。

他强忍着不忿，弯下腰，从冷饮柜最下面那一层取出两支矿泉水。爱喝喝，不喝拉倒。

按老板的说法，这次团建是为马东安排的。编辑部有个传统，新人入职、老人离开，同事们都要聚一次餐。这周五，马东办完了所有的离职手续，下周，他就要去新的公司报到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编辑部没有人员异动，也就没有聚餐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，对于马东的离职，同事们多少显得有些兴奋。考虑到这一点，老板决定搞一次团建，既是为马东送行，也让大家放松放松。团建地点定在这家名为“天台吧”的轰趴馆，它在一个新楼盘的别墅区，有很多娱乐设施，还能烧烤、聚餐、住宿。马东以前根本没听说还有这种地方。周五下午，老板把马东叫到他的办公室。老板叼着烟，吐出一串烟圈，说，老枪，你凭良心说，我这些年对你怎么样？马东低着头，说，挺好的。真话还是假话？马东点点头。行吧，就当你是真话。你是编辑部的干将，我一直拿你当左臂右膀，这你也知道。老板有点推心置腹的意思，他很少用这样的语气和马东说话。马东无声地笑了一下，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笑得不合时宜，幸好，老板的眼睛盯在电脑屏幕上，并没有看他。咱们这边的薪资水平，确实比你要去的那家公司差点儿，但我不是一直在为你争取么？你看看，你一点儿都不给我时间。说实话，你要走，我是没想到的，对我的打击也很大……算了，现在说这些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烟雾渐渐散去，马东发现老板神情黯然，甚至还有几分伤感，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想起自己对他撒了谎，马东有些愧疚，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，接踵而来的竟是一种隐秘的快意。老板话锋一转，说，行了，不说这些。去新公司后，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明天，我们去轰趴馆打麻将，别忘了多带点儿零钱。你去吧。马东点点头，站起来，走出门。同事们抬起头，朝他看。他想，明天，一定要把那个想法付诸行动。那将是最后的机会，或许也是最好的机会。

这次团建的主题是欢送。在轰趴馆，同事们都在找乐子，只有马东心事重重。他在这栋别墅里到处转悠。推开卡拉OK室的门，马东看到老板在飏歌，小丁和小曹在一边鼓掌。他悄悄退出来，来到桌球室。两位同事激战正酣，还有一位在观战。马东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没有人和他搭话。正要走开，观战的同事在身后喊他，老枪，玩一把？马东猝不及防，连忙

转过身，摇着头说，不了，你们玩，我下去看看。下楼的时候，马东听到一声球杆撞击球体的脆响，接着就是一阵欢呼和笑声。楼梯口有个房间，房门虚掩，这是电影房，马东之前进去过一次。他再次走了进去，房间里依然没有人。他在地板的软垫上坐下，随手拿起遥控器，打开投影机，打算随便找部电影打发一下时间。这时候，门口响起了急匆匆的脚步声。大家都在嗨皮，自己一个人躲在这里看电影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这样一想，马东像做错了什么一样，关掉投影机，站起来，走出了电影房。在二楼大厅，他碰见了小曹。小曹说，老枪你在干嘛？找你打麻将呢。马东问，老板呢？他去上厕所了。走吧，我们先去麻将房等他。等了几分钟，老板还没来。小丁和小曹在玩手机，马东说，我先打个电话，老板回来了你们喊我。他走到大厅外面的阳台，关上玻璃门。他觉得，在实施那个计划之前，自己还需要练习。

3

牌桌上，马东心不在焉，接连打出几张臭牌，还给老板点了个清一色。老板说，老枪今天表现不错，要再接再厉，争取当上今天的点炮冠军。马东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今天，他并不在乎输赢——老板打麻将，图的是个消遣，彩头并不大。手气最差的那一次，马东也才输了三百多块钱。他只希望自己能顺顺当地说出那个字，就像老板、小丁和小曹常干的那样。

他忘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这么干的。也许是在第一次陪老板打麻将时，他就有了这样的念头；也许是来编辑部的第二年，被老板狂骂之后。那一次，公司组织两百多位优秀员工到台湾旅游，老板带他和小曹跟团。当然，他和小曹都有任务。小曹是摄影记者，负责拍照；马东是文字记者，要随团采访、报道出游盛况——按照集团官方的说法，他们是第一家组织数量如此之多的员工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公司，老总对这次活动很重视。厂报是周报，老板把出游当周的头版二版都留给了马东，说这是厂报创刊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报道，一定要做出影响，最好能产生轰动效果。马东明白这一点，一路上，他都在努力观察、记录，但却毫无头绪。出报的前一天，旅行团抵达日月潭。当晚，在日月潭边一家酒店里，他枯坐在笔记本电脑前，绞尽脑汁，只写出了一则不到千字、干巴巴的介绍行程的

消息。加上小曹的照片，满打满算也只能撑起一个头版，还有一个版的稿子没有着落。眼看自己实在憋不出来，马东跑到老板的房间，硬着头皮向他做了报告。老板一下子炸了。

操，你是吃屎长大的？明天就要出报，你现在告诉我稿子出不来，这是想让老子开天窗？老子带你来台湾，是指望你能撑门面，不是让你来游山玩水！你他娘的要是不行，怎么不早点讲？出发前说了，老子还能换人，你他娘的现在让我怎么办！老板把手往窗外一指：那边就是日月潭，你他妈的怎么不跳下去！跳啊，操！

老板穿着拖鞋，焦躁地在马东面前踱来踱去，肥胖的身躯把地板踩得咯吱有声。他脸色赤红、唾沫飞溅，骂起人来中气十足，嗓音震得马东的耳膜嗡嗡作响。整个世界，仿佛都笼罩在他恢宏的气场之下。之前，马东已经设想过向老板报告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，但没料到这么严重——眼前的老板，像一头发怒的猛兽，面目狰狞，睥睨着、咆哮着，只差没有扑过来，把他撕成碎片。马东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，站在一边的小曹也紧张得不敢说话。以前，老板也骂过他，也是不留情面，但不像这次劈头盖脸，有如排山倒海。刚开始，马东被老板的气势镇住了，觉得羞愧难当，后来，他的心里升起一种强烈的屈辱感——小的时候，脾气暴戾的父亲也没有这样骂过他。事后回想起来，他觉得这种屈辱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“操”字带来的。他想摔门而出，让老板自说自话。他甚至想过马上撂挑子，另找一份工作，不再伺候眼前的这位大爷。但他的身体却在原地呆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老板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，发泄着怒火。这时，他在说什么，马东已经听不见了。他的眼前老是出现小时候父亲打他、骂他的样子，还想起一个寒冷的冬夜，他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，在牛棚里睡了一夜……不知不觉，他的眼泪流了下来，越流越汹涌，却不敢抬手擦一下。

那一期报纸的稿子，马东还是没有赶出来。老板打电话回编辑部，安排留守的同事补窟窿。这次台湾之行，给马东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。此后，他在编辑部还有过好几次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的经历，但都不及这次让他刻骨铭心。

操。马东又一次在心里默念起这个字。这个字，几乎是老板的口头禅。在牌桌上，这个字也经常从小丁和小曹的嘴里冒出来。在马东看来，它带

有浓厚的江湖色彩，粗鄙、鲁莽，缺乏教养，对听到的人大为不敬。但小丁他们说得那么自然，那样顺口，好像没有任何忌讳，一点也不担心冒犯了老板。只有马东，一直谨小慎微、唯唯诺诺。他总是提醒自己，他和他们不一样。他是编辑部的苦力，而小丁和小曹是老板的玩伴，私下里，老板带他们打台球、玩游戏、吃饭，甚至去做大保健，只有打麻将时，老板才会想起马东。编辑部总共十多位同事，之前只有三个人会打麻将。马东的到来，结束了长期三缺一的局面。马东还记得，老板第一次叫他打麻将时，他受宠若惊。在牌桌上，他们一口一个“操”，让他更加局促不安，似乎连手脚都无处安放。在打牌的间隙，老板他们还讲一些黄段子，讲什么一条龙、冰火两重天，马东听得心迷意乱。老板问他有没有去过黄金海岸，马东说，去过，那里的火锅不错。牌桌上爆发出一片哄笑，小曹说，操，我们说的不是大润发的黄金海岸火锅城，是花园街的黄金海岸水会！马东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。他很不喜欢他们说话的语气和方式。他甚至想过，下一次他们再喊自己打麻将，不来凑角了，让他们三缺一去。但真正到了下一次，他却又身不由己地听从了老板的召唤。他觉得，在这里，自己除了忍受，没有别的出路。

马东悄悄瞟了一眼老板。老板起上来一张牌，只用大拇指摸一下，看也不看，就打了出去。操，二奶！老板一如往常，嗓音洪亮，像一位王者。马东想起老板昨天和自己谈话时，神情有几分黯然，还有几分伤感。他是真情流露，还是故作姿态？或者，昨天的那一幕不过是一场幻觉？有那么一瞬间，马东怀疑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。

4

在来到编辑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马东都把老板当成贵人。马东常常想：当初如果没能调进编辑部，自己这会儿在干什么呢？十年之前，他在这间大厂的冲压车间做 PMC，也就是生产计划管理，在机台冲压铁器咣当咣当的噪声中，他和数字整整打了四年交道。他厌恶这样的工作，但也别无选择。直到他在集团内部网站上看到厂报编辑部招聘记者的消息，心里才燃起一丝希望。他瞒着主管，抱着一摞发表了自己作品的刊物，去编辑部应聘。面试他的有三个人，一个人在抽烟，另外还有一位白发长者、一个戴眼镜

的中年人。一进会议室，马东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。长者慈眉善目，眼镜面带微笑，这让马东意识到，这气场只可能来自那位一脸漠然的抽烟者——后来他才知道，他是总编，也就是同事们口中的老板。白发长者厂报顾问，中年人是副总编。老板抱着膀子，眼看天花板，好像他的面前根本没有马东这个人。副总编在翻阅马东带去的刊物。说话的主要是那位长者，他一一询问马东的学历、专业、年龄。马东回答起来底气不是很足，因为这些都是他的短板。长者还考了几个古代汉语方面的问题，马东答得磕磕绊绊，长者的脸上显出失望，这让马东更加忐忑。马东看到，在长者提问的时候，眼镜把手上的杂志递给老板。老板面无表情地浏览了几眼，又把它们放到面前的桌子上。马东心里的火苗熄灭了。

郭总，您跟他聊聊？长者面朝老板，恭敬地说。

该问的，你们已经问过了，我没什么要说的。对了，你会打麻将吗？这时候，老板才把目光投到马东身上。马东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：会。老板脸上浮起难以捉摸的笑容。他点点头，说：好，好。这让马东更加不明所以。他觉得，自己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，和一群错误的人，进行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话。

回去的路上，马东接到一个电话，是编辑部打来的。对方是一个女孩，她说，他已经通过面试，马上就可以到编辑部上班，接下来，要尽快办理调动手续。听完电话，马东激动得差点儿跳起来。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逆转。他停下来，在路边的花坛上坐下，仔细回想刚才面试的每一个环节。他分析，在这件事上起作用的，应该是那个自始至终在抽烟、只问了他一个问题的人——马东的猜想，后来得到了印证。老板不止一次地对他说：老枪，你学历低，年龄大，又没有新闻从业经验，他们都不看好，是我拍板招你进来的。你心里得有数，要在这里好好干，给我长点儿脸，懂啵？这句话，像是被老板用烙铁烙进了马东的心里。就这样，马东成了编辑部里的蓝领。一有时间紧急、采访量大的选题，老板就会把它派给马东。其他同事不愿接的脏活、累活，最后也都摊到了马东头上。老板在吩咐他做事时，语气从来都是不由分说、不容置疑，马东心里即便有一万个不愿意，也只能接受和服从。

好在，这些事情，已经过去了。麻将房飘进来一阵鸟鸣，和马东白天

听到的鸟叫声一样，一声，又一声，似乎不肯停歇。老板打出一张牌，说，什么鸟，叫得这么响？操。马东直起腰、挺起肩，悄悄做了几个深呼吸。鸟叫声停了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他的手在裤兜里摸了摸，又停下来。他说，我想抽支烟。一边说，一边把手伸向小丁面前的烟盒。操，这可是华子。老枪，别糟蹋东西。小丁说。马东的手停在半空，但他还是执着地抓住烟盒，从里面抽出一根。最后一次，下次不了。马东说。他的声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。

马东点着了烟。玩扑克的同事们散场了，他们走进麻将房，看老板打牌。马东忽然有些兴奋，身体忍不住哆嗦了一下——他想让接下来的一幕被更多的人看见。马东猛吸了几口烟，这一次，他的鼻腔顺利地冒出了一团浓雾。现在，那个字，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从他的嘴里蹦出来了。他仿佛看到自己张开了口，一股气流从里面涌出。

操。马东轻描淡写、不动声色地说出这个字，打出手里的牌。他吐字清晰、声音响亮，目光落在面前的牌阵上。老板、小丁和小曹都朝他看过来，又互相对视，面露惊讶。看他们打牌的同事，也都朝他投来复杂的眼神。麻将房里的气氛明显有了变化，马东成了真正的主角。马东，我打三条，你要不要？马东愣了一下，没有反应过来。东哥，老板叫你呢，裤衩……三条，吃不吃？小丁拿手肘轻轻碰了碰马东的胳膊。他这才想起来，自己不叫老枪，叫马东。他扫了一眼桌面，从老板面前捡起一张三条，和自己的幺鸡、二条放到一起，又把手上的牌全部摊倒。不好意思，边三条，我和了！马东说。他的声音里满是得意。马东，扮猪吃老虎呢，不错，不错。老板说。东哥厉害，边三条都能和上，今天不会是吃了大力丸吧？小丁、小曹一边恭维马东，一边给他递来钞票。

老枪，你他妈的能不能反应快点？长腿，到底要不要，赶紧放屁，操！

老板的声音很大，马东吓了一跳。他从臆想里回过神来，来不及看自己手上的牌，就一迭声地说，不要，不要。麻将房里响起一阵笑声，站在马东身后看牌的同事问，老枪，你不是有一对长腿吗，为什么不碰牌？马东像是在跟谁赌气似的，说，不碰，就是不碰！

马东悄悄瞄了老板一眼。老板脸上满是怒气，让他想起了日月潭的那个晚上。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一只硕大的皮球，被谁射出了无数的小孔，

每一个孔都在噗噗地向外漏气。

5

牌局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。马东困得难受，上下眼皮打着架，脑子里像是灌满了浆糊，丧失了思考能力。他很想提出休战，但一直没敢开口。老板终于打了一个呵欠，把手上的牌往前一推，说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先睡觉，睡醒了接着玩，都不许走。你们谁跟我睡？不等他们回答，老板就走出了麻将房——老板不敢一个人睡觉，这与他的身量和气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很长一段时间，马东都对此感到匪夷所思。

小丁、小曹和马东都没有说话。老板是著名的呼噜王，马东的睡眠不好，实在不想和老板同房。他说，我们来比手心手背吧。谁出手不一样，奖励谁陪老板睡觉。小丁看了小曹一眼，说，可以啊。不过，我得先上厕所。妈的，憋死了。小曹说，我也是。他们一前一后走了出去，过了几分钟，又一前一后回来了。马东说，我们开始吧。一，二，三，出手。他们同时出手，小丁和小曹出的是手背，只有马东出的是手心。小丁说，老枪，恭喜你，去吧。

马东推开房门。老板已经睡着了，鼾声如雷。房间里的空气被这高分贝的鼾声激荡，似乎在一上一下地涌动。马东和衣躺在另一张床上，闭着眼，好半天都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地烙着烧饼。四点钟左右，窗外响起了沙沙的声音。他下了床，走到窗边，把手伸出窗外，有雨滴落在他的手上，凉凉的。他突然想起了楼下水池里的那两只麻鸭。它们现在哪儿呢？他站在窗边，和黑咕隆咚的夜色对视了一会儿，又回到床上。听着鼾声和雨声，想着麻鸭，马东更加烦躁难捱。褥子上像是有无数块小石子，硌得他腰疼，背疼，脑瓜疼。他觉得，如果再在这里呆下去，自己可能会疯掉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雨声消失了。马东悄悄下床，摸索着穿上鞋子，在行李架上找到自己的包，背上，又轻轻拉开门。他回头望了一眼，老板的鼾声依旧雄壮，在窗外照进来的天光中，他侧卧在床上的身影像是一头熟睡的狮子。马东感到一阵疲倦，还有一些不甘。他走出房间，悄无声息地带上门，蹑手蹑脚地下楼，像一个没有得手、急于逃离现场的小偷。他打开一楼大门，迈下台阶的时候，又转身看了一眼。先睡觉，睡醒了接着玩，都不许走。他突然想起麻将散场时老板的话。等老板睡醒，看到自己不在，

会不会大感意外,甚至气急败坏?一阵前所未有的快意,涌上了马东的心头。

天色比刚才更亮一些了。外面天高地阔,轰趴馆门前的马路上,刚换过叶子的黄葛榕在雨后的清晨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一个清洁工,正在用大笤帚一下一下地打扫路面,刷,刷。喔噢,喔噢……树上传来一阵鸟鸣,一声比一声高亢,是马东熟悉的声音和节奏。他抬眼看去,并没有看到鸟儿的身影。这鸟,为什么叫得这么欢畅?

操。

鸟鸣之后,马东听到一个声音,清脆、响亮。他吓了一跳。前方左右无人,他回头望去,发现清洁工正拄着扫把,盯着他看。在思索了两秒钟之后,马东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发表于 2021 年 第 6 期《黄河》(双月刊)